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第 一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 目 录

序言.....	1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4
資产阶級民主和无产阶級民主.....	17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 .....	27
苏維埃不得变成国家組織.....	36
立宪會議和苏維埃共和国.....	44
苏維埃宪法.....	54
什么是国际主义? .....	67
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为資产阶級效劳.....	83
附录一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114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論国家的新书.....	120
注釋.....	129

##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 63 頁), 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說明第二國際正像各國一切正直的社會主義者早就指出的那樣, 已經遭到最徹底最可恥的破產。現在,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日程上了。因此, 把考茨基的叛徒的詭辯和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指出, 戰爭一開始後, 本書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決裂了。1914—1916 年間發表在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報”<sup>1</sup> 和“共產黨人”雜誌<sup>2</sup> 上的許多文章, 都是闡述這一點的。這些文章曾收集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出版的“反潮流”(著者格·季諾維也夫和尼·列寧, 1918 年彼得格勒版, 共 550 頁) 一書中。關於“考茨基主義”, 我在 1915 年日內瓦出版的、隨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冊子<sup>3</sup> 上, 曾這樣寫道: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最有威望的人物, 是一個從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弄到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司徒盧威主義’或‘布倫坦諾主義’(就是說, 變成承認無產階

級的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俄國作家司徒盧威和德國經濟學家布倫坦諾）的最典型最鮮明的例子。我們從普列漢諾夫的例子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用明顯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的靈魂，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認革命的鬥爭手段，不承認宣傳和準備這種鬥爭手段并用這種精神教育群眾。考茨基把以下兩者無原則地‘調和’起來：一方面是社會沙文主義的基本思想——承認在這次戰爭中保衛祖國，另一方面是對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讓步，如在表決軍事撥款時棄權，在口頭上承認自己採取反對派立場等等。1909年，考茨基寫了一整本書來論述革命時代的逼近和戰爭同革命的聯系，1912年考茨基在關於利用即將到來的戰爭進行革命的巴塞爾宣言上簽了字，現在他卻千方百計地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和粉飾，並像普列漢諾夫一樣，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污，譏笑一切革命意圖，譏笑一切直接進行革命鬥爭的步驟。

工人階級不進行無情的戰鬥，來反對這種叛徒行徑、這種沒有氣節、向機會主義獻媚、從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空前庸俗化的行為，便不能實現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第二國際矛盾的社會產物，是口頭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屈服於機會主義的社會產物。”（格·季諾維也夫和尼·列寧：“社會主

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虚伪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僧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1917年8、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中，我特别谈到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变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就是他对馬克思的国家学說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詳細的揭露。

这几点預先說明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維克夺取国家政权和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責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徑了。

##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問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內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这个問題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必須仔細地談談这个問題。

考茨基是这样提問題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別”（即布尔什維克和非布尔什維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頁）。

我們要順便說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們的名称，即根据他們的言論，而不是根据他們在无产阶级

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 and 运用馬克思主义呵！这一点以后再詳細談。

現在應該談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关于“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的偉大发现。問題的關鍵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駭人听聞的理論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馬克思主义，应当說，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階級专政問題是无产階級国家同資產階級国家、无产階級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的关系問題。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嗎？然而考茨基像个一味背誦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員那样，硬是背朝着二十世紀，面向着十八世紀，在許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資產階級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紀制度的关系的濫調！

真是像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題。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視民主”(第 11 頁)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話来抹杀和混淆問題，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問題，只談一般民主，而不談**資產階級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階級的概念，拚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們的这位廢話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 63 頁中的 20 頁，来大談其空話，这些空話資產階級是很願意听的，因为这些空話



等于是粉飾資產階級民主，抹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是考茨基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的**實質**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廢話之後，**不得不**把馬克思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引用一下。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是**怎樣**引用的，這簡直是一出滑稽劇！請看：

“這個觀點”（即考茨基所說的鄙視民主）“依據的只是卡爾·馬克思說過的一個詞”。——第 20 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 60 頁上，這一點甚至又以這樣的形式重說了一遍：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了 1875 年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過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兒”（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馬克思用過的這個“詞兒”：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sup>4</sup>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論斷稱為“一個詞”，甚至稱為一個“詞兒”，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不要忘記，考茨基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人；從考茨基的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或腦袋里一定有許多木箱，把馬克

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四十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經驗时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駭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迴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

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任何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严肃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下个**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清楚而直接。考茨基却不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愿意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

“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記問一下：“这是对哪个階級的民主？”誰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騷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間**的民主，对奴隶主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

“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說出这种駭人听聞的謔言和謊話，是因为他“忘記了”階級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虛假的論断变成馬克思主义的符合眞理的論断，就必须說：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階級实行专政的那个階級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階級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論断多么符合眞理，它并没有給专政下定义。

我們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話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詞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权），但他**毕竟沒有**給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說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眞相的謊話，說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語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

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指出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法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爱从二十世纪转向十八世纪，又从十八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空论专制以避免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骗子的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木箱”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实质上同这一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像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僧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

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像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所谓“状态”同“管理形式”有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

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證明，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的不同形態而已。

最後，談論管理形式，不僅是愚蠢地而且是粗糙地偽造馬克思的意思，因為馬克思在這裡說的分明是**國家**的形式或類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新的國家機器，用恩格斯的話說，“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sup>5</sup>。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和歪曲，因為他的叛徒立場使他非這樣做不可。

現在來看看他用了一些怎樣可憐的遁詞。

遁詞一。……“馬克思認為英美可能和平變革，即用民主方法實行變革，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這裡指的並不是管理形式”……

這裡同**管理形式**毫無關係，因為有些對**資產階級國家**來說不是典型的君主國，並沒有軍閥制度，而有些在這方面是十分典型的共和國，卻具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實和政治事實，是考茨基也無法偽造的。

假如考茨基肯認真地老實地談論問題，他就會問一問自己：有沒有並無例外情形的關於革命的历史規律呢？

他的回答便会是：沒有，沒有这样的規律。这样的規律指的只是典型的東西，即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東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資本主义。

其次，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沒有使英美**在我們現在探討的这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稍微知道历史問題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詭辯。而提出這個問題，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詳尽地說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內战”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恰恰在馬克思发表这个意見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沒有**这种制度！（而現在，这种制度無論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徑，只好处处招搖撞騙！

但是，請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讀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詞、詭辯和騙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



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轉到 **自由主义** 工人政策方面，即轉到資產階級方面的行为。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記了”一件基本事实：壟断前的資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屬性**（这种屬性在英美表現得特別典型），其特征是比較說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断資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屬性**，其特征則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軍閥制度。在談論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問題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墮落为資產階級最庸俗的奴僕了。

遁詞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階級专政，但它是由不剝夺資產階級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来”（或者照馬克思的意見）“无产階級专政就是在无产階級占多数的情况下（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S. 21），从純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考茨基的这个論据，异常荒唐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胜駁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賽去了。在凡尔賽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說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別”都参加了公